

怀念父亲

□ 张振洲 张振群

我的父亲张忠,出身于一个工商业者的家庭。从他的祖父学徒打工开始,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们祖孙三代共同完成了张家大福油米厂的创业史。我的父亲在家业红火发展之时,做了一件大事情——把厂里的全部资产交给共产党,并走向革命道路。

1944年前后,大福油米厂为最盛时期,日加工生产大豆油2400斤。由于油料加工质量上乘,别人家的卖不掉,大福油米厂的豆油却供不应求,不仅四乡八里的老百姓来购买,临近的县市如镇江、兴化、宝应等地都有前来购买的。旺盛的销售形势,加速了资金周转,大福油米厂得到了迅速发展。

1945年12月,抗战最后一役在高邮取得胜利,新四军进驻高邮城。一个清晨,我的父亲早就起床了,此时的他内心激动而忐忑不安,拿出两天前就起草好的“大福油米厂全部生产资料自愿捐赠给新四军”的申请报告,看了又看。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新四军进城以来的严明军纪,以及新四军干部多次和他促膝长谈、教育引导的情景,特别是想起他的舅舅、我的舅爷爷平时对他的谆谆教诲。

我的舅爷爷林善之出身诗书家庭,曾任高邮县教育局教育委员。抗战期间,因不愿供职日伪政府,暂时寄身于他的姐夫即我的祖父的大福油米厂。他知书达礼、思想进步,我的父亲耳濡目染,深受影响。可以说舅爷爷是我父亲的引路人,是他带着

我父亲一起追随共产党,走向革命道路。

在舅爷爷的支持下,父亲说服了我的祖父,毅然决然地把大福油米厂的全部资产捐赠给共产党。当他携带着捐赠申请书到达新四军苏北二分区行政公署时,一位叫李兆森的领导以及另外两名组织同志热情接待了他,并说新的厂名就在原厂名前加一个“新记”好了。第二天,我父亲就参加了新记大福油米厂的筹备工作。经过十多天筹备,新记大福油米厂诞生,新四军公署的一位领导担任经理,舅爷爷积极参与、担任副经理,我的父亲被任命为营业部主任。这成为父亲参加革命工作的起点。

1946年10月,新四军奉命北撤。新记大福油米厂拆迁全部设备和物资,随军至兴化大邹镇。后因战事频发,工厂停歇。父亲主动参与为组织筹集资金、购买药品、护送党的干部到苏南敌占区的工作。有一次,父亲奉命将一批黄金和药品从无锡送往新四军驻地。一路上国民党军盘查厉害,那黄金和药品藏在哪里才安全呢?我的母亲给父亲出了个好主意,把东西放在撑船的竹篙里。这果然是个非常稳妥的办法,因为走的是水路,他们为船老大准备了好多竹篙,把放有东西的竹篙和其它竹篙混放在一起,真的是非常安全。在母亲的帮助下,父亲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9年后,我的父亲从任高邮粮食加工公司副经理,到1953年任高邮城区副区长;自1956年

起担任过二、三、四、五届高邮县副县长,第六、七届人大副主任。分管过工商联、文教、卫生、水利等部门。在大运河拓宽、巩固运河堤石工程、高邮水电站建设工程以及界首至临泽的公路建设等工程中,都作过贡献。那时干部下乡很少有小汽车坐,多是骑自行车。父亲告诉过我,有一次他骑车到汤庄公社检查田间水利工程,晚上回来晚了,没看见前面的大下坡,车把没刹住,结果连人带车滚下去十多米。父亲自嘲地笑着对我说,那时真仗着年轻啊,人和车子滚出去那么远,除裤子撕了两个大洞,人还好好的没摔坏!在工作中,父亲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劲。有一次他在湖滨检查堤坝加宽进度时,晚上和工人们一起突击加班。当晚因我的一个小哥哥发高烧,有个邻居就隔着河岸向河那边喊:喂!张县长,你儿子发高烧病危了,你快回家吧!借着夜间的风,声音传得很远,好多工人都听到了,他们劝我父亲赶紧回家,但他坚持将堤坝修筑完成才回。

父亲在工作中认真严肃,有时还爱提点建议啥的,在家里却总是和颜悦色,没有一丁点家长作风,对我们兄妹几个从来没有过高声和责骂。他和我们说事情的时候,总是带着商量的语气。母亲有时责怪他不要把我们宠坏了,可他自有道理,他相信的是要成人自成人、无需责骂。文革期间,父亲先在五七干校,后赋闲在家一段时间,除了看报学习,就是为我们做饭洗衣,包揽了所有家务。我们都特别喜欢吃父亲烧的菜……写到这里,内心的那种亲情和温暖真的无法描绘,可当时对这一切并不在意。

城的大街小巷,满足一种好似许多路人惊羡回望的错觉。后有高人规劝,快不算本事,慢才见功夫。之后便频频炫技,能够刹在原地不动一定时间,并可在拥堵的北门大街脚不沾地地移动通过;可以保持平衡骑行一条逼仄的直线,或在左侧脚踏前行中做右腿前上后下或后上前的反复绕圈运动;居然兴奋时一手抱着幼小的宝贝女儿一手驾车,后边带着老婆驾酒兜风,真是无知者无畏也。

说“二八大杠”曾经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亲密伙伴并不为过,它确实同我走过了一段难忘的历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在南京求学,把心爱的“二八大杠”放在大巴车顶上带到了学校。每到节假日,我就兴高采烈地骑着“二八大杠”在南京新奇地寻寻觅觅。去新街口新华书店买书,到长江路美术馆看展,出中华门上雨花台凭吊革命先烈,寻燕子矶临扬子江边听惊涛拍岸……我愣是用“二八大杠”丈量了石头城的古老和摩登。

“二八大杠”虽风光一时,其结局却有那么几分英雄迟暮的悲情。跟随我到南京的“二八大杠”被我恋恋不舍地送给了下届同学,从此一别无音讯。新婚添置的“二八大杠”不幸被贼惦记上,没能逃过被偷的命数。后来岳父因不能骑车,把一辆几乎是新的“二八大杠”送我,而不多时电动车逐渐盛行,“二八大杠”经常闲置一边,此后就连锻炼身体借口都用不上了,因为我赶时髦买了一辆山地车。

二八大杠”已然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并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感谢你,“二八大杠”!

一转眼,岳父离开这个世界一百天了。岳父走得很安详,清明过后茶饭不思,第三天晚上便走了,享年九十四岁。

岳父是名普通职工,一辈子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工作的最后一个岗位是仓库保管,退休交接时,一沓账本记录清清楚楚、板板扎扎。

岳父过六十岁生日时,我找厨师朋友在家给他操办,他千叮咛万嘱咐,账照账算,不能含糊。

岳父自己也是做菜好手,他做的糖醋小龙虾不仅样子好看,而且色泽味道很诱人,去头掐尾后用小火油煎,而后姜葱料酒糖醋等佐料依次入锅,旺火烹炒片刻即成。装盘上桌后三五分钟便所剩无几。经他油煎的狮子头,外焦里嫩,香味扑鼻,烧鱼杂、煮百页也是他的绝活。

退休后的岳父上午和岳母一道忙做饭,下午和老邻居玩两圈麻将,生活很逸当。闲暇时光,老两口喜欢坐在家门口,看街道上人来人往,主动与熟人打招呼,无论寒暑、无论风雨,以至三年前岳母走后,岳父依旧坐在门前的藤椅上,看世事沧桑、看人间烟火。九十岁前,岳父还每天用事先劈好的木材引火生炭炉,他劈的木材形状大小几乎一样,堆在院子里看上去很舒服。每天晚上八点前,家里的八个暖水瓶装得满满的,岳父说,用炭炉烧开的水入口软,好喝。

岳父倔犟,认定了的事,九头牛拉不回头。他不喜欢虚头巴脑、虚情假意,巷子里抬木头直来直去,遇见看不惯的人和事,当着面就劈头盖脸地说下来,丝毫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一点都不掩饰。其实他这样的不装,在生活中挺好。如此真实的性情,到他晚年一直如此。

晚年的岳父话语少了些许,提及过去的事多了起来。他多次说过,等他百年之时,一定要将姓改过来。几年前在为岳母购买墓地时,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民族多难、国家贫弱的时期,战争和穷困迫使祖父母带着全家人背井离乡,去苏南东讨西要。不久祖父因病客死他乡,家里失去了顶梁柱,留下祖母和几个孩子。当时最大的是我的伯父,也年仅十二岁,又双目失明,父亲年才七岁,姑母五岁,还有一个在襁褓中的小叔父。全靠祖母打零工支撑这个家,一家老小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祖母实在无力抚养四个孩子,不得已将最小的叔父送给他人扶养,后来就查无音信了。

家里虽少了一张嘴吃饭,祖母却因为想念小叔父和不堪生活重负而病倒,更让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断了炊。万般无奈之时,有亲友说服祖母,把年仅七岁的姑母过继给高邮北乡一户人家当“童养媳”(沦为领养人家的劳动力,长大成人后,做领养人家儿媳)。懂事的姑母听说自己将要远离亲人、远离家乡,整天以泪洗面,拽着祖母衣角一步不离,最终还是在一个夜色下被领养人家抱走了。

在姑母当童养媳第三个年头的一天早上,我们庄上邻居撑船去临泽办事,路过一户人家的田头,看到一个小女孩踏着露水拾猪草,便随口说了声:“那个伢仔倒好像是我们庄上的海香呢!”姑母一听循声望去,原来是熟悉邻居,随即连跑带喊:“桃大妈妈,我是海香!我想妈妈!我要和你们回家!”说着便失声痛哭起来。船上的人都被这场景感动得落泪。桃大妈妈哄骗姑母说:“乖伢仔,你先回去,我们去临泽办完事,回头来带你。”听着姑母孤独无助的哭声,船上的人再也不敢往回头看了。去临泽办事的人,回家把此事告诉了祖母,全家人抱头痛哭。第二天便请

岳 父

□ 黄士民

他又一次提及此事。岳父原本姓陈,解放前为躲避抓壮丁,过继给他的姨妈家,改姓韩,从入学、求职一直延续到生命最后时刻。岳母也姓陈,我爱人姊妹四个都姓陈,导致外界有许多人以为岳父是招女婿。三年前岳母下葬时,在墓碑上将岳父的姓刻成了陈。后来告诉岳父时,他像了却了一桩心事,眼角竟渗出了泪水。所谓叶落归根,岳父也算是认祖归宗。

岳父一辈子很平凡,没有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善始善终。晚年他喜欢在床头放一些五香花生米,晚上坐在床上看电视时,随手拈上一两粒。最让人觉得新奇的是,他对雪碧情有独钟,大概从八十岁开始,每天都喝雪碧,从开始的三天一瓶到后来两天一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不空,奇怪的是他的血糖还挺正常。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大冬天也照喝不误,喝得津津有味。他还有一个习惯,要备上十几瓶雪碧放在面前,他说这样才踏实,家有余粮心不慌。后来晚辈拜年或平常给他买吃的,雪碧必不可少,雪碧一直陪伴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人生总有遗憾,岳父也不例外。岳父一生有两件憾事,一是建国前参加工作,档案里未给他记载;二是岳母在医院去世,未能让他去见上最后一面。

岳父年轻时眉清目秀、一表人才,他的胞弟对我们说,如果二哥不是生得漂亮,你妈妈当年也不会嫁给他。岳父生前喜欢穿长褂,晚年时常围着一一条厚厚的围裙,他说既护脏又挡风。岳父最喜欢听扬剧、看斯诺克,爱听高秀英的《鸿雁传书》、爱看丁俊晖的一杆清盘。

姑 母

□ 王为江

了庄上的亲戚,去和领养人家交涉,带回了姑母,结束了她当童养媳的生活。

姑母十五岁时,被一位亲戚带去上海给人家做佣人,由于勤劳机灵,深得房东喜爱。上海的大城市生活,留下了姑母靓丽的青春容颜,一张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在上海拍摄的黑白照片,至今被完好地保存。

姑母二十一岁嫁给了一个当医生的复原军人,生活总算稳定下来,生育了五个子女。由于出身贫寒,姑母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性,做事泼辣,生性好强。大集体时候生产队水田拉犁、拉河泥船她都是领头牵,割稻割麦、下荡刷草等农活都走在生产队妇女前头。姑母勤俭持家,她把全部心思都扑在全家人身上,自己却省吃俭用,舍不得买一件像样衣服。

姑母虽是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但她识时务明事理,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对子女上学的事格外重视,不重男轻女,五个子女个个上到中学毕业。

姑母一生辛劳,晚年同样忙忙碌碌。因姑父身患老年基础疾病,长期以医院为家,为了节省开销,一日三餐都由姑母在家做好送到医院。她细心照料姑父,变着花样制作美食,让姑父吃得营养又美味,空闲时间还要做护理,医院家里两头忙。这样的生活状态伴随姑母十八个春秋,她从未有过半点厌烦。

姑母就是这样坚强、利落、贤淑,心里时刻装着别人,唯独没有她自己。

大概也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方知“二八大杠”是个什么好东西,因为它在我们的老前辈们时代还是个一票难求的宝物,而轮到我们的下一辈时却已嗤之以鼻了。潮流就是那么的霸道和强悍。

“二八大杠”是上世纪一度流行的自行车款式,因其车轮直径达28英寸,且车把与车座之间有一根横杠,故而得此俗名。“二八大杠”的最大特点是车轮直径大,大杠具有三角稳定性,承重能力超强,非常适合载物带人。那时下乡不必再用“11号”——双脚走了,有人做起了城乡间二轮车带人生意,在“二八大杠”后书包架上用麻绳牢牢地绑上一块稍长的木板,一次可搭载两人。记得有一次父亲和我我就是搭乘它到车逻的。我也见过有人用“二八大杠”在车后架及两边驮上足有两百公斤的货物,通过六圩与镇江的轮渡,专跑长江两岸的运输。“二八大杠”曾经是中国人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

我小时候只要在街上看到有骑“二八大杠”的,总要呆呆地目送人家好远,就跟偶尔有一辆汽车从中山路经过总要屁颠屁颠地跟出去很远一样的痴迷。如果有骑“二八大杠”的来我家有事,我都要闹着去推一推,过过瘾;继而一不做二不休,几个邻居小朋友一起扶着我上了车,不等我准备好,就一个劲地拼命推着自行车跑,等到了上了速度,他们齐刷刷地松手放任,常常跌得我鼻青脸肿;后来一步步地试着单脚踏着一蹬一蹬地滑行,接着学会了从三角大杠中“掏螃蟹”,一直到能从脚拐跨上、坐在大杠上踩半轮驾驭,过程真的比结果还开心。

感谢你,“二八大杠”

□ 孙平

我先后拥有过三辆“二八大杠”。其中上世纪八十年代结婚置办的一辆是生活幸福美满的象征。因为那时“二八大杠”的地位相当尊贵,普通家庭若是拥有一辆,会立刻成为众人羡慕的对象。人们不但为骑行一辆“二八大杠”而自豪,甚而在追求这些“二八大杠”的品牌,丝毫不逊于当今人们谈论攀比豪车。“二八大杠”更是与冰箱、彩电、洗衣机等成为新人结婚的几大硬件必备品之一,完全成了时尚的热门标配。

实用的虚荣并无不可,何况是人们对物质的正当需求呢——尽管物质还没有极大的丰富。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我早在刚进厂学徒那会就得到了一辆“二八大杠”,无异于现在有人开着宝马去打工。在那个商品匮乏、买什么都要凭票的计划经济年代,父亲如我愿搞到一张自行车购买券,我是体会得到这里的为难与不易的。于是,我珍爱地呵护这份家私,就像每天必须维护保养自己操作的机床一样用心。先是用长布条一圈一圈地把大杠和前后叉乃至后书包架全部包裹起来,并自立规矩,不可外借,雨雪不骑,遇到水塘都要下车扛着它跨过。

不过,温顺的面纱终究裹不住少豪的野性,一辆“二八大杠”也被我玩转得近乎疯狂。起初,我把“二八大杠”骑出了飙车的感觉,总是风驰电掣地穿梭于小